



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日子里，吴金鼎利用节假日就近进行田野考古勘察。一次去章丘考证平陵故城时，意外发现了城子崖，他不禁狂喜，于是六探城子崖，促成了消逝的史前文化重见天日。

去龙山考察平陵故城 在城子崖发现文化层

1928年3月24日，周五，天气晴朗。

从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在章丘龙山镇站停靠时，下来两个人。一个是吴金鼎，一个叫崔德润。二人来距离济南35公里的故城东平陵考察。

吴金鼎从很小便迷上了历史，只因读书、学习、进修一环扣一环，无一天闲下来。直到从清华回母校任教后，有了一点余暇，才得以进入初步研究阶段。他借来《历城县志》和《济南府志》，才第一次得知历史上的济南原址并不在历城县，而在古时的平陵城，据说已经废弃，但当地有很多神奇的传说。

此次陪吴金鼎首进龙山的崔德润，又名崔鸿泽，寒亭人，比吴金鼎小一岁，在潍县广文学堂完成学业，并由校长推荐上齐鲁大学。1925年也留校做助教。两人唠起平陵故城，崔德润说：“我知道，故城就在章丘龙山镇东，听说遗址很大，砖瓦碎块特别多，你要是有兴趣，我陪着你去看看。”吴金鼎听后高兴坏了，周五，两人从济南北关乘坐火车，经过一个半小时来到了龙山镇。

龙山位于向北流去的西巨野河和东武原河两河之间，要去的地方东平陵城遗址在龙山东北3公里，走200米要经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。

现在到过龙山镇的读者可能认为错误，由龙山往城子崖和平陵故城应该往西才对，怎么是向东呢？是的，上世纪30年代的龙山镇在今龙山街道西边的龙山三村，往东去才是城子崖。

那天，他们先找到龙山小学教师张绳五，请他引导前往故城。三人出镇北行，穿沟过坡，去时没有特别留意城子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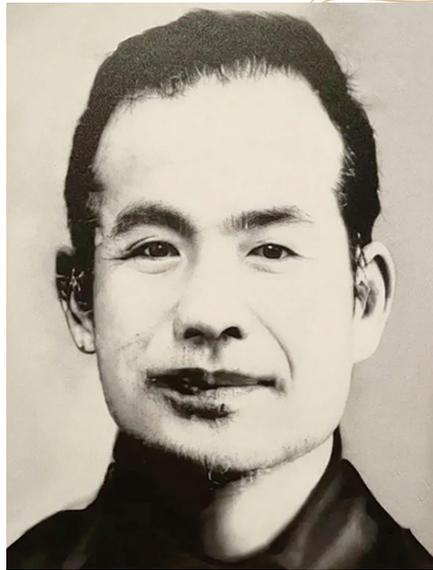
平陵故城最早为春秋时谭国故城，齐国灭谭，改为平陵邑。战国秦汉之际，在现址筑新城，亦曰平陵城，为区别老城，新城前加“东”字，改称东平陵。秦在此置平陵县。秦亡汉兴，郡、国并行，西汉初年，设济南郡，郡治就在东平陵，“济南”之名由此而来。故考察东平陵，即考察济南故城。三个人都嗜古，那天在东平陵遗址地面上，捡了一些砖瓦碎片，迎着夕阳回返。

再次经过城子崖时，吴金鼎脑海里忽然浮现来前听到的一个美丽传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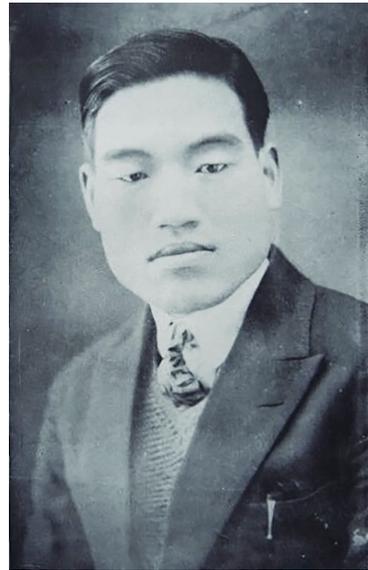
龙山这地方有个规矩，娶媳妇的花轿不能从城子崖过，因为此地太久远，里面住着很多狐仙。有一家图快走近路穿过了城子崖，花轿抬到家，新郎一挑轿帘，里面居然坐着一模一样两个新娘子，据说有一个是狐仙所变。这样一来，那男方不知是喜还是忧？

吴金鼎想到这，眼前一打影，倏地间似有什么东西在眼角一闪，可是太快了，马上要走出城子崖了，他禁不住回头一望，谁知，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望，意义重大。

原来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路沟边的断崖截面清晰显现出一条延续五六米的古文化地层带！上面有数不清的灰土和诸多陶片！可是天色已晚，只好暂时告别。



吴金鼎



吴金鼎的同事崔德润。

六探城子崖 挖到“油光黑陶片”

10天后的4月4日，清明节学校放假，吴金鼎专程又来到龙山城子崖。在龙山，他又找张绳五做向导，全方位考察了城子崖。抵沟的南崖向东远望，看到这是个小城垣状台地，也是10天前他回头看时怀疑的灰土层。然后从北端登临，至土台西边的高崖而下。再沿崖南行，发现了火烧遗迹和厚厚的红土堆积，火烧之处似乎具有一定的形状。崖上的灰土中含有陶片、石块、贝骨等。

吴金鼎发现这些，禁不住内心一阵狂喜。情不自禁地对张绳五说：“那天的怀疑，今天得到了实据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，此地与他以前见过的文化层大不一样，包含层中无破砖碎瓦，无金属及瓷器碎片，也无煤渣遗迹，初步说明年代相当久远。可以断言：龙山遗址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村落。和东平陵故城相比，这城子崖可是它的老祖宗！“以后我将牺牲所有余暇，尽全力考证了解该遗址。”

清明节后，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，抽空给自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时的导师李济写了信，报告了他对城子崖的考察。这时李济正忙于和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赴山西夏县田野考古，12月30日才结束。其间一直没有回音。

这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解体，李济加盟了田野考古更厉害的机构——中央研究院名下的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（简称史语所）。

国民党北伐胜利，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设立中央研究院。院长蔡元培。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蔡元培令傅斯年负责筹建的，1928年于广州成立，次年迁北平（今北京）北海静心斋。

傅斯年任所长的史语所，内设考古组，李济为组长。直到转年7月，李济才看到吴金鼎的来信，随即复信，让他先行再考，把遗址的文化层厚度搞到数据。

7月31日，吴金鼎按照李济复信，第三次来到龙山。同行的还有齐鲁大

学一个姓黄的学生。吴金鼎从地平下一丈二尺的地方凿了一个斜洞，往里挖了半尺就得了个完整的石斧。次日，他对遗址做了全面勘察。在一个“鱼脊骨”的断崖最下层发现了黑色油光陶片。这些情况他都及时汇报给李济。

挖到“油光黑陶片”的当晚，吴金鼎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在《平陵访古记》中写道：“是夜于床上矢誓曰，将来机会苟如我愿，吾必在鱼脊骨上凿百丈之深沟，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。”

史语所迁北平后距济南不算远，一路南下也顺路，可李济接到吴金鼎数次报告，还是迟迟未来，仅是一次次遥控指挥，让吴金鼎就某个方面再考、再测，归根结底是他对城子崖遗址认识不足，缺乏感性认识。虽然吴金鼎再一次以他没有发现金属器、只有油光黑陶、白陶片，提出此遗址应系史前文化，李济仍持谨慎态度，令吴金鼎第四次去龙山，把城子崖周边七八里地毯式考察一遍。

吴金鼎虽觉得重点应立足城子崖，但既然老师吩咐了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于是又用了5天时间，对周围进行调查。事后写的报告也简短，但也提出了“冲刷层”的概念。他写道：“遗址大道南边，发现一片被水冲刷极显著之区域，余即命名‘冲刷层’。层中豆颈、鬲足、贝壳骨石片与黄陶片、煤渣、瓷片交相杂处。”

为了尽快能使中研院史语所下决心前来发掘城子崖，9月28日，吴金鼎第五次来到城子崖，在那天发现遗址中部“鱼脊骨”“油光黑陶片”的地方试掘。他有个预感，处在最底层的黑陶，可能就是龙山遗址最重要的特点。后来黑陶果然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。

10月9日，他又一次来到龙山，根据他写《申请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报告》遇到的细枝末节作最后的完善。

吴金鼎一次次荒郊野外栉风沐雨，他如此的专注、耐心和毅力能否有所回报？